

世界恐怖小说名篇珍藏



HORROR STORIES

恐怖元素

[美] 亚瑟·马晨 等著
詹颂 译

新华出版社

世界恐怖小说名篇珍藏



恐怖元素

[美] 亚瑟·马晨 等著
詹颂 译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元素/(美)亚瑟·马晨等著;詹颂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4

ISBN 7-5011-6130-5

I.恐… II.①马…②詹…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16873号

恐 怖 元 素

[美] 亚瑟·马晨 等著

詹颂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 <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 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毫米 1/32 15.875印张 410千字

2003年4月第一版 2003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130-5/I·348

定价:24.00元

目 录

大神潘 (1)

海伦·V是个孤僻的小女孩，成天在森林里玩，一个小男孩无意间在森林中碰到她，回来后便在噩梦中智力衰退，一个女孩子跟她去了一次森林，回来后在恐怖中暴毙，其父母也未能幸免……原来，海伦·V是玛丽的女儿，玛丽曾在一个外科手术中见到了大神潘……

有毒的花园 (54)

拉帕齐尼医生的女儿明媚如黎明，艳丽如落照，一个到帕都阿求学的青年吉奥万尼无意中看见了她的容颜，便难以忘怀。可据说这个女子生下来就是用毒药养大的，她的爱情也会是毒药，她的拥抱就是死亡。那他们的爱情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梦吗？ (83)

他的爱人死了。他呆在爱人的墓旁舍不得离开。半夜里，他看见那些死去的人一个个从墓里出来，改写墓碑上的碑文，他爱人墓碑上的字改了吗？

最危险的游戏 (88)

不小心从船上掉入大海的雷恩斯福德飘到了一座荒岛上，

恐怖元素

遇到了嗜好打猎的扎罗夫将军，成为将军的猎物，一场恐怖的游戏开始了……

尖叫的骷髅头…………… (105)

不管它是什么，它恨我几乎像恨卢克·普拉特一样深，它在朝我尖叫！

人蚁大战…………… (136)

它们不是你斗得过的那种动物——它们是精灵——是“上帝的行动”……

猜 疑…………… (159)

默梅里夫妇新近换了一个厨子，同事警告他说最近有一个妇女专门扮成厨子投毒，到处作恶。在经过几个星期小心翼翼的生活后，默梅里发现自己的饮食被投了毒。就在他准备采取行动时，却发现厨子并不是那个投毒的妇女……

吹声哨子，我就会来到你身边…………… (176)

帕金斯教授外出度假时捡到了一个哨子，当他吹响时，顿时狂风大作。他的脑海里清晰地出现了一幅景象：夜晚、黑暗、孤独的身影……是什么来到了帕金斯教授的身旁？

它是什么？…………… (197)

我们住进了鬼屋，等待鬼的降临。半夜，有两只瘦骨嶙峋的手卡住了我的喉咙。骄傲的我没有发出报警的惊叫，而是希望能独自抓住他。经过一场沉默的殊死搏斗后，他被我征服。当我打开灯时，却恐怖地尖叫起来……

投诗害命..... (211)

千万不要得罪他，否则，他会用诗来谋害你的生命！

波洛克和波罗人..... (233)

他们是想用他们的魔咒，将刀子挨着你刺过，让疼痛和噩梦等等这之类的东西来吓唬人，直到最后让你厌烦生活……

自 白..... (250)

有弹震症的奥雷利在雾中迷路，需要帮助的他跟随一黑衣女子进入一个没有关门的屋子，等他再见到那位女子时，发现一股黑色的细流从她张开的双唇中流出……

障 碍..... (270)

斯宾·哥达的妻子死了，她的钱都属于了他，而他妻子的女仆却发现了什么，横在了他自由的路上，成为他自由的障碍……

寂静的雪，神秘的雪..... (285)

他的世界里充满了无声无息地坠落的雪花，雪花诉说着精彩神秘的故事……

海上侵袭者..... (304)

它们都慢慢地伸开了那盘着的触手，冲着我过来——慢慢腾腾地，同时还发出一种呜呜声互相应答……

闹鬼的房子..... (315)

这房子无法住人，因为它总是闹鬼。当我找出闹鬼的原因时，更深的恐怖在我心底里弥漫……

恐怖元素

爱情是怎么来到吉尔迪亚教授身上的…………… (353)

吉尔迪亚教授不喜欢爱情，但它却趁他不注意时溜进了他的房间。教授知道它存在，却不知它在哪里，长什么样，对于极度厌烦爱情的人，这奇怪的外来者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黑 猫…………… (401)

我杀死了一只黑猫，可它找我报仇来了……

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 (411)

爱米丽小姐终身未嫁，镇子里的人都很同情她，直到她去世以后，人们进入她的房子，发现……

没有空间的颜色…………… (422)

天上掉下一块陨石，那颜色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它烧……它吸……吸光生命，让自己长大，它要回到它来的那个空间去……

敦尼治恐怖故事…………… (450)

它们有足够的力量扫平森林、荡平城市，但无论是森林还是城市，都不知道摧毁它们的力量是什么，要是有什么恶臭味道的话，你一定能感觉到，它们的手可能已放在了你的喉咙上了，你却没有任何觉察到，更没有看到它们。它们的栖息地可能就是你们家戒备森严的门口……

大神潘

亚瑟·马晨

一、实验

“克拉克，很高兴你来了，真的很高兴。我不知道你真的能有空来。”

“我以前能提前安排好几天的事，可是刚才的事情办得不太轻松。还有，雷蒙德，你没有什么疑问吗？这绝对安全吗？”

两个男人在雷蒙德先生房子前的平台上慢慢地踱着步。太阳仍然悬挂在西边的山上，发出暗红的光照耀着，没有投下一点点阴影。天空中一片寂静，甜美的气息从山坡上的大树林中飘来，伴着它的是不时传来的野鸽轻柔的咕咕声。下面，在那长长的充满生机的山谷中，河流蜿蜒着穿过孤寂的群山。随着太阳盘旋着消失在西方，一层淡淡的纯白的薄雾，开始在河堤上兴起。雷蒙德先生突然转向他的朋友：

“安全？当然安全。就其本身而言，这个手术是十分简单的。过去任何外科医生都能做。”

“在别的任何阶段也没有危险吗？”

“没有，我向你保证，无论如何，在身体上绝对没有危险。

你总是很胆小，克拉克，你总是这样。但你知道我的历史，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超自然医学，我听到过别人叫我庸医、江湖郎中，还有人说我是冒牌货，但我自始至终知道自己没有什么错。五年前我实现了目标，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在为我们今晚要做的事做准备。”

“我宁愿相信这全是事实。”克拉克皱着眉头说，他疑惑地看着雷蒙德先生，“雷蒙德，你完全确信你的理论不是一个幻影——当然是个绚丽的幻影，然而毕竟只是个幻影而已？”

雷蒙德先生停住脚步，猛然转过身来。他是一个中年男人，憔悴瘦小，面色黄白，但当他面对克拉克并回答他的问题时，他的脸颊红了一下。

“你四下里看一看，克拉克。你看到了山脉，一山连着一山，如同波浪推涌着波浪，你看到森林和果园，看到田野中熟了的谷子，看到草地延伸到河边的芦苇丛中，你看到我站在你的旁边，你听到了我的声音。但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是的，从天空中闪耀的星星，到我们脚下坚实的土地——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梦和影子：把真实世界从我们眼前隐藏起来的影子。的确，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存在着，然而它在这个盛景之外，在‘追逐于阿拉斯之城，梦想于毕生之念之外’，就像在一层面纱之外一样，在所有这一切之外。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经揭开过那层面纱，但我的确知道，克拉克，你和我就在今晚将亲眼看到它被揭开。你可能会觉得这是怪诞的胡言乱语，它可能是离奇的，但它是真实的，古人知道揭开面纱的意思，他们把它叫做见到了大神潘。”

克拉克颤抖着，聚集于河上的白雾让人感到寒冷。

“真是好极了，”他说，“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雷蒙德，那么我们正站在一个陌生世界的边缘。我想做手术是绝对必要的了？”

“是的，只不过是对脑中灰白质的一点小损伤而已。一些细胞的无关紧要的重组，一个将吸引百分之九十九的脑科专家注意的精微手术。克拉克，我不想烦你，我可以让你了解很多技术上

的细节，这些听起来很棒，你听了之后会像现在这样开明。但是我想，你已经偶然在你报纸的偏僻角落里读到，最近脑生理学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有一天，我看见一段关于狄格拜理论和布朗·费伯发现的文章，理论和发现！他们现在的观点，是我十五年前的观点，而且我不需要告诉你，这十五年来我的观点并没有停滞不前。如果我说，五年前我完成了那个发现，就是我暗指的说明我实现了我的目标的发现，那就足够了。

“数年的辛劳，数年在黑暗中跋涉和探索，在日日夜夜的失望甚至绝望之中，我还想到可能别人也在想着我正想着的事，从而时时感到颤栗和寒冷。最终，在很长时间以后，惊喜的剧痛让我的灵魂颤抖，我知道漫长的探索之路走到了尽头。在一瞬间不经意的思考后，那些我已追寻过许多遍的熟悉的思路意外地接踵而至，伟大的事实突现在我的眼前，我看见以光线分界的一个未知的世界，大陆和岛屿，和自从一个人首先睁开他的眼睛，就看见了的太阳，天空的星星和下面寂静的地球，和一直无船驶过的大洋（我相信这点）。

“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毫无道理的语言，但是，克拉克，仅仅从字面上理解是很困难的。然而，我不知道我暗示的，是否可以用明白和平实的话讲清楚。比如，我们的这个世界现在确实被电报电线和电缆紧紧束缚。虽然伴着一些比它慢的东西，思想在闪光，从日出到日落，从北方到南方，越过水域和沙漠。设想当代的一位电工突然感知他和他的朋友只不过在玩着鹅卵石，但却错误地把它当做世界的基石；设想一个人看到了呈现在电流面前的极大的开放的空间，人类的语言闪耀着，奔向太阳，并超越太阳进入更高的体系，而且那善言的人的声音在那个束缚我们思想的无用的空间重复。如果用类推法，那是我所做的事的一个很好的类推。

“你现在可以明白一点我在这儿站一夜的感受，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山谷还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站在这儿，在我面前，我

看到了那个无法用语言表达、无法想像的深渊，它在两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中深邃地张开，我看到我面前那巨大的空旷而深远地伸展的混沌模糊，在那一刻，一座光桥从地球飞跨到那个未知的岸边，深渊被跨越了。如果你喜欢，你可以看看布朗·费伯的书，你会发现，到现在研究科学的人不能解释存在，或者说明大脑中特定神经细胞群的功能。那个细胞群本来就是一个产生怪诞理论的无用之所。我不是站在布朗·费伯和那些专家的立场上，我完全受启发于在事物的规划中神经中枢可能具备的功能。只需触及，我就可以发挥它们的功能，只需触及，我说，我就可以释放电流，只需触及，我就可以完成这个感性世界与……之间的交流——稍后我们就能完成这个句子。是的，手术是必需的，想想这个手术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吧。它将直指感觉的坚硬之墙，或许，自从造人以来，一个灵魂将第一次看见一个灵魂的世界。克拉克，玛丽会看见大神潘的。”

“但你记得你给我的信中说了什么吗？我想有一点是必不可少的，她……”

他附在医生的耳边，轻声说完下面的话。

“一点也不会，一点也不会，那是胡说八道，我向你保证。真的，就这样要好些，我确信这一点。”

“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雷蒙德。它的责任重大，有些事情可能出错，在余下的日子里，你可能会过得很凄惨。”

“不，我不这样认为，哪怕发生了最坏的事情。你知道，在玛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从贫民窟里、从饥饿中救出了她。我想她的生命是我的，我认为合适的时候可以使用它。来吧，要迟了，我们最好进去。”

雷蒙德医生带头走进了房子，穿过大厅，走过一条阴暗的通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沉重的门，并示意克拉克进入他的实验室。这间房子以前是个台球室，天花板的中间有一个玻璃圆屋顶用来取光，当医生点燃一盏支着厚厚遮光篷的

灯，并把它放在房子中间桌子上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射出一束灰白的光，照在他的身上。

克拉克看着他。屋内几乎没有一寸墙壁是裸露的，到处都是放满了各种形状和颜色的瓶子的架子，在屋子的一头立着一个齐本德尔式书柜。雷蒙德指着它。

“你看到那部奥斯瓦德·克鲁里亚斯的文稿了吗？即便我并不认为他自己有何发现，他也是最先给我做示范的人之一。他有一句奇怪的话：‘放在那儿的每颗小麦中，隐藏着一颗星星的灵魂’。”

实验室中没有多少设备。屋中间的桌子，屋角一块置于排水沟上的石板，两张扶手椅，雷蒙德和克拉克正坐在上面，除了一张样子古怪的椅子在屋子另一端的最尽头之外，全在这儿了。克拉克看着那把椅子，扬起了他的眉毛。

“是的，那就是那把椅子，”雷蒙德说，“我们也可以同样把它放回它的位置。”他站起来，转过椅子，让它朝着光，并开始不停地把它升高降低，放下它的座位，从不同角度调整它的靠背和椅脚。它看起来舒服极了，在医生操作椅子的控制杆时，克拉克把他的手放到了椅子柔软的绿色丝绒上面。

“克拉克，现在让自己好好舒服一下吧，我还有两小时的工作，我不得不把有些事情留到最后处理。”

雷蒙德走向那块石板，他在一排药瓶之上弯下腰来，并在坩埚下点上火，克拉克静静地看着这些。在他的仪器上方的壁架上，医生有一个小小的手提灯，与大灯一样也用遮光篷盖着。坐在阴影中的克拉克看着那沉闷的大屋子，惊奇于那灿烂的光线和分不清楚的黑暗相互对照产生的奇异效果。一会儿，他闻到在房中有一种奇怪的气味，首先只是一丝丝，随着它更加明显，他感觉到很奇怪，自己竟没有想起是在一个药房或手术室里。

克拉克觉得自己在无济于事地努力分析着这些感觉。在半梦半醒中，他开始想起十五年前，他老家的森林和草地上闲逛的一

恐怖元素

天，那天是八月初，天气酷热，在一层昏暗的白雾中，热浪模糊了所有东西和空间的轮廓，看过温度计的人们说这是个反常的记录，说那天气实在是太热了。五十年代那个令人吃惊的热天又奇怪地出现在克拉克的想像之中，耀眼的遍布四处的阳光好像要遮盖实验室中的阴影和光线，他又感觉到热热的空气激起阵风扑在他的脸上，他又看见微光从草丛中闪出，听到夏日无尽的低吟。

“希望这气味不会烦到你，克拉克，不过它是无害的，可能会让你有点困，就这样。”

克拉克清楚地听到了这句话，他知道雷蒙德是在跟他说话，但他这一辈子也不能把自己从这迷蒙中唤醒了。他只能想起十五年前他那次孤独的漫步，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自孩提时代就已经熟悉的原野和森林，但现在，在灿烂的光芒中，这一切以一幅画的形式，呈现在他的眼前。首先涌入他鼻孔的是夏天的气味，混合的花香，森林及阴凉地的气息，在绿苑的深处，被太阳的热量拖曳着向前。还有一直以来就那样躺着、向前伸着手的泥土的芬芳，和那微笑的嘴唇，这些胜过一切。他的幻想促使他去漫步，就像很久以前那样，从田野进入森林，沿着一条在山毛榉树丛中的小道前行，从石灰石上滴落的水声听起来像梦中清晰的旋律。思想开始偏离方向，并且与其他记忆交织在一起。山毛榉丛中的小道变成了冬青树下的小路，到处都是爬满了树干的葡萄藤，长出飘动的藤须，垂下紫色的葡萄，一棵生着稀有的灰绿色叶子的野橄榄树在冬青树的浓荫中挺立着。

在梦的深处，克拉克感觉到源自他父亲房子的那条路把他引入了一个尚未被发现的世界，他惊奇于它的奇特，突然，夏天的嘈杂和低吟听不见了，漫无边际的寂静好像降临在一切之上，森林安静了，一瞬间，他在那儿与一个精灵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它非人非兽，不死不活，而是所有一切的混合体，所有一切形态的综合，但却与任何东西都不同。在那一刻，肉体 and 灵魂的神圣被溶解了，一个声音好像在说：“让我们从此出发”，然后，黑暗掩

盖了星星。永恒的黑暗。

当克拉克猛地惊醒时，他发现雷蒙德正往一个绿色瓶子里倒一种油状的液体，然后紧紧地塞上盖子。

“你一直在打盹，”他说，“一定是旅行太累了，我干完了，现在要去接玛丽，十分钟后回来。”

克拉克倚靠在椅子上，对这一切感到惊讶。他好像刚从一个梦境进入另外一个梦境。他有点希望看到实验室的墙熔化消失，希望在伦敦的街头醒来，为自己迷梦中的想像发抖。但最后，房门开了，医生回来了，一个大约十七岁的女孩跟在他身后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袭白衣，十分漂亮，完全就像医生在给她的信中描述的一样。她害羞了，脸上、脖子上，直至胳膊上都泛红了，但雷蒙德对此无动于衷。

“玛丽，”他说，“时间到了，一切由你自己决定，愿意完全信任我吗？”

“是的，亲爱的。”

“克拉克，你都听到了吗？你是我的证人。椅子在这里，玛丽，很简单的，坐进去再靠着就行，准备好了吗？”

“是的，亲爱的，完全准备好了，开始前吻吻我。”

医生俯下身，十分温柔地吻了吻她的唇。“现在闭上你的眼睛，”他说。

女孩闭上了她的眼睛，好像她累了，要睡了一般。雷蒙德拿着那个绿色的瓶子放到她的鼻孔边，她的脸色变白了，比她的衣服还要白。她无力地挣扎着，然后，伴着她内心那强烈的服从意识，一种像一个小孩想要祈祷般的感觉穿过她的手臂，涌上她的胸膛。明亮的灯光照遍了她的全身，克拉克看着那张脸上掠过的变化，就像浮云飘过遮住太阳时山上的变化一般。然后，她整个儿苍白而安静地躺下了，雷蒙德翻起了她一边的眼皮，她一点感觉也没有。雷蒙德使劲压着椅子的一个控制杆，椅子迅速降低。克拉克看见雷蒙德像剃头一般剪掉了她的一圈头发，并且把灯凑

恐怖元素

得更近了。他从小箱子里拿出一个明晃晃的工具，克拉克颤抖着走开了，等他回过头来看时，医生正在包扎他弄出的伤口。

“她五分钟后会醒过来，”雷蒙德仍然十分冷静，“除了等待之外，没有更多的事可以做了。”

时间慢慢地过去，在通道里有一个旧钟，他们可以听到钟摆缓慢而沉重的滴嗒声。克拉克感到恶心虚弱，他的腿在颤抖，几乎不能站立。

他们正看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长长的叹息，那消失的红晕又重现在女孩的脸颊，突然，她的眼睛睁开了。在那双眼睛面前，克拉克感到恐惧。那双眼闪着可怕的亮光，直视远处。她的脸上出现了极其惊愕的表情，她的手前伸着，好像要触摸看不见的东西。但顷刻间，那惊愕的表情减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恐怖。她脸上的肌肉可怕地抽动着，从头到脚都在颤抖，好像她的灵魂在她的肉体中挣扎和颤栗。这一幕真是可怕。在她尖叫着倒向地面的时候，克拉克向前冲去。

三天后雷蒙德带着克拉克来到玛丽的床边，她正躺在床上，神志十分清醒，不停地摇着她的头，神情茫然地笑着。

“是的，”医生还是很镇静地说，“真是很遗憾，她成了一个无望的白痴。然而，我们却救不了她。但她毕竟见到了大神潘。”

二、克拉克先生的论文集

克拉克先生是雷蒙德医生选来见证他关于大神潘的离奇实验的绅士，他是一个性格上谨慎与好奇兼有的人。在他冷静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对与众不同的古怪东西的厌恶态度，但在内心深处，他对人类自然中那些神秘的东西却十分好奇和关注。在他接受雷蒙德的邀请时，他的后一种倾向显露出来，因为即使在深思后的断言中，他通常把医生的理论批判为疯狂的胡言，但他私下里也还是抱着一个荒诞的想法，而且乐于看到它被证实。在一定

程度上，他在那个沉闷的实验室中看到的恐怖一幕对他是有好处的，使他意识到自己卷入了一个并不怎么光彩的事件中，许多年以来，他一直勇敢地坚持着平常的日子，拒绝所有可能的神秘研究。

事实上，在一段时间内，他也顺水推舟，参加了著名媒体的会议，希望这些人笨拙的诡计会让他完全厌烦任何神秘的东西。这种方法虽然颇具讽刺意味，但却不大灵验。克拉克知道他依旧渴望着未知的东西，但那激情自身却开始一点点减退了，就像玛丽那张带着莫名的恐惧颤抖和抽搐着的脸一样，在他的记忆中慢慢消失了。他整天忙于赚钱的正事，到了晚上，尤其是在冬月里，当炉火为他舒适的单身公寓带来温暖，一瓶上等红葡萄酒放在手边的时候，他十分希望能够放松一下。等晚餐消化完了，他会想看看晚报，但仅仅是那新闻的目录马上就会让他厌烦，这时，他就会发现自己对那张摆在离壁炉距离适中的地方的陈旧日式办公桌投去炽热和渴望的目光，像一个站在果酱柜前的男孩，犹豫不决好几分钟，但通常是渴望占了上风。

最后，克拉克会拉过他的椅子，点上蜡烛，坐到办公桌前。办公桌的文件架和抽屉里塞满了题材极其恐怖的文件，楼梯间里也放着一大堆手稿，这些手稿是他的传记的精髓。克拉克一向十分鄙视发表文学作品，如果那些恐怖的故事碰巧被发表了的话，他就不再感兴趣了。他惟一的乐趣就在阅读、编辑和整理这些他所谓的“证明魔鬼存在的论文集”，干上这个，一夜的时间好像飞一样，一下子就打发过去了。

在一个特别的夜晚，一个讨厌的十一月的夜晚，四处因迷雾而黑暗一片，天气在浓霜中倍感清冷。克拉克匆匆吃过晚饭，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拿出纸笔开始工作，而是在房里前前后后来回踱了两三次步，然后打开办公桌，静立一会儿之后，坐了下来。他向后靠着，沉迷于他头天晚上做的一个梦。最后，他抽出书，翻到最后一条内容，他在这一条里密密麻麻写了三四页，从头到

尾，笔法如一。在开头处，他用大一些的字体写道：

“这是我的朋友菲利普先生对我所作的奇异叙述，他向我保证，其中所有相关的内容绝对全部真实，但他拒绝告诉我相关人物的姓氏和这些奇事发生的地点。”

克拉克开始翻来覆去地读着他所作的记述，偶尔看一眼自己当时用铅笔做的注释。他得意于自己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自视文风还不错，也一贯尽力将故事编排得更加生动。他读着下面的故事：

故事中所述的人物有：海伦·V，她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是个二十三岁的女人；雷切尔·M，比前者小一岁，后来死了；特雷弗·W，一个傻子，十八岁。这些人是故事发生那个时代威尔士边界处一个村庄的居民，在罗马占领时代，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但现在只是一个不到五百人口的零落村庄，它坐落在一个坡地上，距海约六英里远，掩映于一个大而独特的森林之中。

大约十一年前，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海伦·V来到了这个村庄，据说，她是一个孤儿，在幼年时期就被一个远房亲戚收养了，他在自己的家中把她带大，一直到十二岁。但考虑到如果孩子有同龄的伙伴会更好些，他便在当地几家报纸上打广告，要为这个十二岁的女孩找一户舒适的农家，R先生回应了他的广告，他是上面所述村庄里一个富裕的农民，他的证明文件上所写的情况是令人满意的。海伦的亲戚把她送到了他家，并附上一封信，在信中他规定海伦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而且声明在教育问题上她的新监护人不需要操任何心，因为她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教育，能够胜任将来要从事的工作。事实上，海伦的亲戚就是要让R先生明白，海伦应被允许找到自己的工作，而且她喜欢怎么过就怎么过。

R先生按时到最近的一个车站去接她，那是在一个离他家约七英里的镇上。除了发现这女孩对以前的生活和她的养父缄口不